天妒英才

拜访万神殿，凭吊拉斐尔

袁传宽

罗马，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一座古城，其两千余年前之原貌，仍依稀可见。两三千年前的神庙，帝王庙，陵墓甚至宫殿等古建筑，除“万神殿 (Pantheon)”外，大多不复存在。但是罗马古城内各处之废墟遗址，却是一段段历史的见证。它们记录着战争，各种的天灾、人祸。既有开疆拓土、得胜还朝；也有被外邦入侵、惨遭灭顶。既有瘟疫肆虐、尸横遍野；也有野蛮屠戮、血流成河。连贯起来，就是罗马经过“王政”、“共和”直至“帝国”的兴衰史。古罗马的这段跌宕起伏，从公元前 753 年到公元 476 年，时间跨越大约 1200 多年；还有那起始于 14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 300 年，都是最令我心驰神往的世界史之片段。

2016 年 9 月 30 日，内子和我搭乘意大利高铁，从佛罗伦萨南下罗马。在佛罗伦萨的圣母玛利亚新堂（Santa Maria Novella）车站登车，不到 3 个小时就抵达了罗马的特梅尼（Termini）火车站。出站后随即登上计程车，大约 15 分钟的车程，一位女驾驶把我们送到了预订的宾馆。这位“的姐”，和我们在意大利各处遇到的“的哥”一样，热情健谈、力大无穷，两个行李箱被她搬上搬下，不费吹灰之力！我们 8 天的“罗马假日”，有一个轻松愉快的起点。

从住所步行到著名的纳沃纳广场（Piazza Navona）不到 5 分钟。这个巴洛克（Baroque）风格的广场以及四周的建筑，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一个竞技场的遗址上，逐渐建造起来，在文艺复兴后期最终完成的。那竞技场原本是“长轴”沿南北方向的椭圆形，纳沃纳广场因而是南北长，东西短。人们说这是罗马最美丽的广场。我以为这“美”，不仅来自四周富丽堂皇的教皇宫殿和教堂，而广场上的三座喷泉更如璀璨的珠宝，亮丽耀眼，夺人心魄。傍晚的广场上依然人山人海，人们大多聚集在那三座喷泉处。喷泉中的石雕是似人非人的海神与河神、惟妙惟肖的海豚与章鱼等等神怪，都栩栩如生。广场中央的那座“四河喷泉（Fontana dei Quattro Fiumi）”，出自开创巴洛克风格的艺术与建筑大师贝尼尼（Bernini）之手，最为引人注目。那石雕的四个巨人，当然是四位“河神”，代表着大地上分属欧、非、亚、美四大洲的多瑙河、尼罗河、恒河与普拉特河。希腊神话说它们原本是“天河”，飞降人间，分布在大地之四角。这神话并不离谱，大地上的河水，不是来自“天上”，就是出于“地下”啊！



Figure 1 纳沃纳广场上的喷泉“海神大战章鱼”与“四河喷泉”；广场四周的巴洛克建筑。

广场南端附近，就是世界闻名的万神殿，这是罗马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庙宇。最初，大约在公元前几年，一位叫做阿格里帕（Agrippa ）的军事将领设计并督造了这座神庙。此人文武双全，是罗马帝国第一个帝王奥古斯特（Augustus），其本名屋大维（Octavian），不离左右的一员大将，战功赫赫，却又酷爱艺术，懂得建筑。阿格里帕建造这个神庙之初衷，是为了纪念屋大维大败政敌安东尼（Anthony）。安东尼是凯撒（Caesar）时期的大将，骁勇善战，但缺乏政治谋略。公元前 44 年，凯撒遇刺身亡后，养子屋大维继位，野心膨胀的安东尼却蔑视他乳臭未干，文弱书生。几经政治与军事之折冲较量，罗马的军事巨头各自割据一方。屋大维占据罗马地区；安东尼则占据了罗马的属地埃及，在当地称王称霸。那位常被戏剧、影视大肆渲染的“埃及艳后”克里奥帕特拉（Cleopatra ），成了安东尼的情妇。屋大维虽然不善挥刀舞剑，但长于运筹帷幄，尤擅政治权谋，纵横捭阖。他不容割据局面永存，兴兵征讨安东尼，并且得手。随着安东尼的垮台，“埃及艳后”也被迫自尽。这场战争的胜利，不仅统一了罗马帝国初期的版图，也奠定了屋大维称帝的基础。虽然名义上，屋大维是罗马帝国之“执政官”，实则帝王，获得神圣封号“奥古斯特”，时公元前 27 年 8 月。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乃至于 8 月份在西方世界就被称为“奥古斯特”了。万神殿为此而兴建，顺理成章。

公元 80 年，万神殿被大火吞噬。40 年后，罗马帝国史上誉为“五贤帝”之一的哈德良（Hadrian），下令重建万神殿。那时，罗马还不是基督教国家，人们敬拜着许多神祇，万神殿之名由此而来。公元 313 年，罗马帝王君士坦丁（Constantine） 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，之后万神殿被改为一座基督教堂。约公元 600 年时，拜占庭王朝把它献给了罗马教皇。教皇更其名为“圣玛利亚和殉道者教堂”（Santa Maria and Martyrs）。这是万神殿的正式命名，沿用至今。两千年来，万神殿虽经修缮维护，但原貌丝毫未动。

大致上看来，万神殿是一座希腊风格与罗马风格的结合。正门高大宽敞的柱廊，尤其是正门上端那巨大三角形的“山花”以及上面的浮雕，均透露出不凡的宏伟气度。这些都是典型古希腊神庙的风格。哈德良还下令，把神殿之原始设计阿格里帕的名字，雕刻在山花以下的横梁处，可见“贤帝”之胸怀。万神殿不同于古希腊神庙的是，正门后的大殿之屋顶，乃是个巨大的穹顶。为采光计，穹顶中央不封顶，敞开直通天际，任凭雨水降落殿堂之内。以五颜六色的大理石和花岗岩，搭配混合敷设的地面，不仅拼出美丽庄严的图案，而且呈现坡度，把雨水迅速排出大殿。万神殿高大的穹顶是罗马首创，也成为古罗马建筑的一大特色。



Figure 2 两千岁的的万神殿，依然高大宏伟，愈显古朴庄严，气度非凡。其内部华丽而肃穆，美轮美奂。这是那“通天”的穹顶。

万神殿之能保存两千多年的首要原因，自然是人们，包括外邦入侵者，对于神祇的敬畏。其次，这也与建筑材料有关。罗马人两千年前就发明了混凝土，（想想看，国人什么时代才知道“洋灰”的？）例如神殿内外，那些高大的圆柱都是混凝土构件。石头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材料，例如各处的混凝土柱子的柱础和外壳，华丽的地面，四周的浮雕装饰，立体雕塑等等。至于穹顶，用的是以火山灰为材料的板材，这大大减轻了那巨大穹顶的重量。这个穹顶是建筑史上的经典。千年之后，佛罗伦萨出现了一座“圣母百花大教堂（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）”，其穹顶更为宏大美丽。那设计者当年，就以万神殿穹顶为参考、获启发，而创造了穹顶建筑的另一个高峰。万神殿在建筑学上不仅影响了西方，也被东方的建筑家们模仿。我曾经任教过的清华大学，里面那座大礼堂是清华之早期建筑，其外观就有万神殿的影子。



Figure 3 自左至右，佛罗伦萨“圣母百花大教堂”的美丽穹顶，梵蒂冈“圣彼得大教堂”的巨大穹顶，北京“清华大学”大礼堂外观。

万神殿里除了供奉神祇和天主教的圣贤外，极为少数的哲人先贤与帝王也被安葬于此，其中就有大画家拉斐尔（Raphael）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称之为“万圣殿”似乎更为合适。拉斐尔是与达芬奇（Leonard da Vinci）和米开朗基罗（Michelangelo）同时代、比肩齐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。他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年轻些，但不幸英年早逝，仅仅在世 37 年，留下的杰作却丰富之极，有三百多幅，其中传世精品也在百幅以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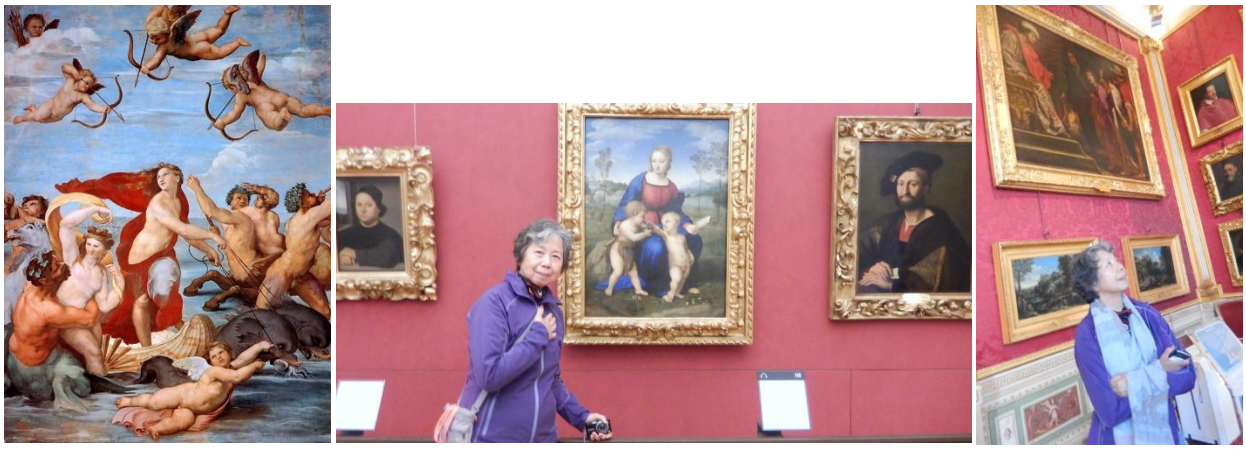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4 拉斐尔的画，无论希腊神话、圣经题材或人物肖像，都美！右 2 与 3 是佛罗伦萨“披帝宫”画廊中的拉斐尔专区。

在文艺复兴时代，天主教教皇扩建梵蒂冈(Vatican)，拉斐尔与米开朗基罗同时受聘，设计扩建圣彼得大教堂(St. Peter's Basilica)，以及周边教皇办公和居住各个房间的内部装潢。教皇汝利亚二世（Julius II）委任拉斐尔担任圣彼得大教堂的总设计师。拉斐尔去世后由米开朗基罗接替，后者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以及布放在教堂内部的著名雕塑“圣母怜子(Pieta)”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之穹顶，又是建筑史上的一个经典。米开朗基罗谦卑地说：我可以造得（比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）更大，却不能更美！米开朗基罗更为著名的杰作，是他以圣经《创世纪（Genesis）》为主题，创作了一个绘画系列，并亲手画在教皇私用之教堂“西斯廷（Sistine）”的天花板上，那工作几乎要了他的命！他在绘画时需要被吊起来，面朝天，一笔笔地往天花板上画，任凭那颜料掉落满脸满身，整整 4 年才完工。



Figure 5 米开朗基罗，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《创世纪》和壁画《最后的审判》，圣彼得大教堂中的大理石雕《圣母怜子》。

拉斐尔在西斯廷教堂，亲眼见到米开朗基罗如何献身忘我、全神贯注地工作，深受感动，就在他那即将完成的传世名画“雅典学院（School of Athens）”里，添加了米开朗基罗的形象。那是一个坐在石阶上，一手执笔，一手托腮，穿着邋里邋遢的工作服，专心思考设计的米开朗基罗。“雅典学院”的画面里，有许多的希腊先贤，例如数学家欧几里得(Euclid)，毕德格拉斯（Pythagoras）都在其中。此画的中心意思是，人类的全部知识，均来自于上帝的启示；而理性思维则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必经之路！哲学与逻辑，在人类的知识范畴中，具有非凡的地位，画面上中心的人物乃是柏拉图(Potato)，他的面容之原型就是达芬奇。拉斐尔把自己也画在里面，一个在画面的右方边缘角落里，谦逊地聆听哲人们发表宏论的年轻人。拉斐尔把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众多先哲们，放在一间大厅里，让他们跨越时空、互动交流，可谓奇思妙想！我以为拉斐尔此画还想表达的是，上帝的启示与人类理性的探索，此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平衡。



Figure 6 拉斐尔少年自画像，震撼心灵的巨幅力作《雅典学院》，画面中的拉斐尔。

世界一流的梵蒂冈博物馆内，有一个专属拉斐尔的区域，叫做“拉斐尔房间（Raphael Rooms）”。对外开放展览的有四间展览室，其中两间是当年教皇处理公务的大厅。拉斐尔依据各厅的功能，构思绘画，装饰办公厅之四壁以及天花板，其中就有包括巨幅壁画“雅典学院”在内的多幅传世名画。另一间是拉斐尔授徒开课的“教室”，四壁甚至天花板，布满拉斐尔和他学生们的作品。还有一间应该是他的画室兼卧室，因为该室标明是斯人去世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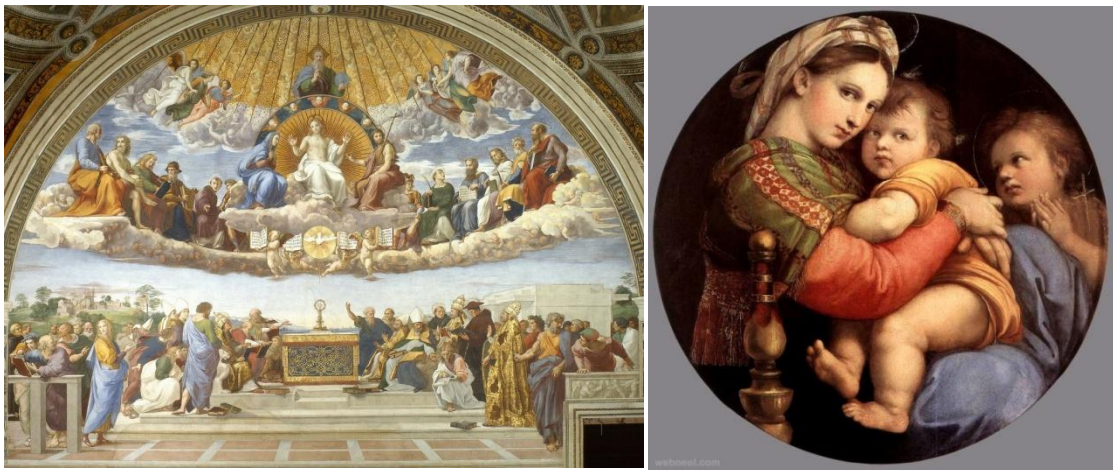


Figure 7 拉斐尔名画《圣礼的争辩》以及《圣母、耶稣与施洗约翰》。《圣礼的争辩》是画在《雅典学院》对面墙上的另一巨幅壁画。

达芬奇，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，共同为文艺复兴留下了浓墨重彩。只要提起文艺复兴，人们首先会记起他们。三位的画风迥然不同，但他们都笃信基督，熟读圣经。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或雕塑，占据了他们作品的多数。达芬奇的画作意境深远、庄严神秘；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与雕塑，大气磅礴且又细致入微；拉斐尔的绘画则笔触细腻、色彩鲜艳、十分唯美。相同的主题，三位的表现各异，反射出他们各自对于圣经人物与教义的理解。例如“圣家庭（The Holy Family）”这个题材，三位都有作品传世。达芬奇笔下的圣母玛利亚之面容，不仅神圣而且有几分神秘；米开

朗基罗笔下的圣母是一位农妇模样，壮实而憨厚；而拉斐尔则把圣母画得美若天仙，赛过蒙娜丽莎。他们的绘画都是那么感人，令人过目难忘！



Figure 8 自左向右依次是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玛利亚。

这三位是同时代文化巨匠，达芬奇年岁最大，影响也最大，但留下来的画作最少。我想这是因为，达芬奇实在多才多艺，绘画仅仅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他还忙着发明飞行器和各种机械，例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，虽然是达芬奇的老师布鲁尼雷斯基（Brunelleschi）设计监造，但吊装穹顶巨大部件时所用的起重机械，则属于达芬奇天才的创造发明。达芬奇还参加解剖人体，绘制解剖图谱，这不仅是对于医学的贡献，而且使得后继的画家和雕塑家们在创作时，关于人体比例、骨骼肌肉的形状、甚至筋脉血管走向，都把握得很准确。达芬奇还著书立说，其遗留手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。内子和我，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和美国加州一个私人的“杭廷顿图书馆（Huntington Library ）”里，有幸见识过达芬奇的部分手稿真迹。



Figure 9 达芬奇，他的名画《蒙娜丽莎》（卢浮宫）和《天使报佳音》（佛罗伦萨“乌菲兹画廊”）。

世界上著名的大博物馆或画廊，都竞相收藏、展览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作品，并列其为该馆最珍贵的藏品，独辟专区展出。近十年中，内子和我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（New York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）、伦敦的国家画廊（National Gallery）、巴黎的卢浮宫里（Louvre），见识了三位大师的很多传世精品。但是，他们还有很多佳作名品，只保存在意大利的博物馆或者教堂里，别处没有。达芬奇曾受聘于米兰的“圣母怜悯大教堂（Basilica di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）”，装潢该教堂之大餐厅。这是当年一两百名教士们用餐的所在。在此餐厅的一面墙上，达芬奇花了 4 年时间，创作并亲手画了那幅众所周知的“最后的晚餐”。 500 年来，

此画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与自然的侵蚀，画面多处属于后人修复。虽然如此，“最后的晚餐”仅仅属于米兰的圣母怜悯大教堂，独一无二。该教堂定时开放参观并严格限制人数。我们行前没有预约成功，但还是决定到米兰后再碰碰运气。不料门禁很严，铁面无私，我们被拒之门外。恰好一个来自旧金山的团队，临时一人缺席。那领队看我们“可怜见儿”，主动邀请我俩中之一人“入团”。内子本来比我内行，我主动“让贤”啦！虽然我们多次欣赏过此画之图本，对画面熟悉极了，但内子看过真迹后，仍难掩激动，连说：只有在现场，你才能理解：这幅画是达芬奇为此餐厅量身打造的，画面与该教堂之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啊！只有面对原作，你才能明白：达芬奇在画面上，把耶稣和其 12 门徒如此布局，令透视的焦点离开画面，而汇聚到墙面上方那巨大拱形天窗之外，于是画面“共长天一色”，匠心独运啊！仅凭此一节，来米兰一趟，我们不虚此行！

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，相对高产。他们的绘画与石雕作品，除了在世界一流大博物馆或画廊展出外，在佛罗伦萨的“乌菲兹画廊（Uffizi Gallery）”、“披帝宫（Patti Palace ）”以及“佛罗伦萨美术学院（Florence National Academy of Fine Arts ）”，还在罗马的“博盖世画廊（Borghese Gallery）”等处，并不罕见。但是，米开朗基罗的大型绘画和雕塑诸如“创世纪”、“最后的审判”以及精雕细刻的“圣母怜子”和拉斐尔的绘画如“雅典学院”等等“大制作”，仅与梵蒂冈，西斯廷教堂共存，不可分割！若非万里迢迢来罗马，怎得亲近这些举世无双的“重量级”文化瑰宝？

拉斐尔去世后，安葬在万神殿。内子和我极其喜爱他的绘画，特别欣赏他绘画中的唯美主义表现。所绘人物，无论宗教或世俗；所绘自然，无论天空或田园；所绘神话，无论天上或人间；无一不美！他的墓地，当然是我俩必定要去凭吊的。在这敬奉万神的所在，拉斐尔的长眠之所很不显眼。我俩一遍走过，竟不能发现。在工作人员指点下，才找到了拉斐尔的陵墓。它在大教堂的边缘一角，而且半隐藏在地下。



Figure 10 拉斐尔最后的画作《基督升天》；他在万神殿内的陵墓；他的肖像，聪慧、斯文、俊美，永远的拉斐尔！

我们注意到墓碑上一小段读不懂的拉丁文字，据说它出自贝姆博（Bembo）主教之手。此人文学造诣非凡，是位很有名望的诗人。此段文字想必非常有趣，于是我回家后仔细研习，发现许多名家包括各国的主教、诗人或作家，都在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，把该段拉丁文字译为英文。多姿多彩的各家译文，不仅帮助了我理解拉丁原文的含义，也触发了我把它译成汉语的念头。

首先，把墓碑拉丁文字，照抄不误：ILLE HIC EST RAPHAEL: TIMUIT QUO SOSPITE VINCI RERUM MAGNA PARENS ET MORIENTE MORI。

在众多的英译中，我最喜欢下面这个: Here is Raphael. In life, Nature feared to be outdone by him. In death, she feared she too would die.

据此，我的汉译：拉斐尔长眠于此。斯人生前，大自然视其为可畏对手，却因其离世而顿失颜色。

反复体会，我感到贝姆博主教内心的意思就是中文的“天妒英才”！

2016 年圣诞节前夕初稿， 加州亚凯迪市

2017 年 1 月 11 日定稿，加州吉尔珞邑